

超

梁

寒波 著

启

长篇历史小说

长篇历史小说

梁启超

公车上书

寒波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梁启超

寒波著

责任编辑：李渔村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*

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125

字数：265,000 印数：1-6,000

精装： ISBN 7-5404-1565-7
I·1246 定价：16.20 元

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

梁 启 超

目 录

第 一 章	梁启超金榜结良缘	1
第 二 章	李蕙仙慧眼识英才	9
第 三 章	广州城，康有为布衣收高徒	16
第 四 章	度关山，千金女梦魂寻郎君	27
第 五 章	岁在甲午，光绪帝歌舞升平庆元旦	35
第 六 章	时值盛夏，梁启超奔走营救康南海	46
第 七 章	夜沉沉兮，光绪帝挥泪养心殿	55
第 八 章	风萧萧兮，梁启超大闹都察院	67
第 九 章	公车上书，康梁再闹都察院	79

第 十 章	有为中举，师生合力促维新	94
第 十 一 章	翁同龢走访康有为，皇上授意办起强 学会	103
第 十 二 章	谭嗣同初识梁启超，太后翻手扼杀维 新党	112
第 十 三 章	沪上办报，梁启超名扬天下	123
第 十 四 章	徐园雅集，谭嗣同苦中作乐	130
第 十 五 章	有凤西来兮，李蕙仙喜归上海	138
第 十 六 章	四面楚歌兮，梁启超狼狈湖南	148
第 十 七 章	康梁相率入京，再燃维新之火	160
第 十 八 章	荣禄带头反击，有为面临困境	169
第 十 九 章	变法受阻，帝妃养心殿商对策	173
第 二 十 章	百日维新，太后颐和园布罗网	181
第 二 十 一 章	南海馆风起云卷，康有为幕后指挥	188
第 二 十 二 章	养心殿御香缥缈，梁启超觐见皇上	195
第 二 十 三 章	新政雷厉风行，光绪帝天马行空	202
第 二 十 四 章	老臣哭诉太后，西王母暗伏杀机	212
第 二 十 五 章	图穷匕见，光绪帝密诏求救	220
第 二 十 六 章	君臣末路，袁世凯左右逢源	232
第 二 十 七 章	慈禧毒而又毒，光绪帝瀛台遗恨	243
第 二 十 八 章	康梁险中遇险，六君子慷慨就义	250
第 二 十 九 章	海外流亡，康梁再辟新天地	266
第 三 十 章	民国肇兴，启超荣返北京城	277

第三十一章	袁世凯阴谋称帝，贤师生定计护国	284
第三十二章	蔡松坡云南首义，梁启超再造共和	300
第三十三章	复辟反复辟，康梁师生决裂	312
第三十四章	当官又辞官，启超迷途知返	327
尾 声		341
海外繁体字版后记		347
大陆版后记		350

第一章 梁启超金榜结良缘

南国之夜，秋月玲珑，沉沉花城都在睡梦之中，殊不知天地博大，宇宙雍容，在这万般寂静之中，正蕴含了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隐隐风暴，脉脉生机。

九月初八日，天才黎明，晓风残月，曙色迷离，广州贡院门前已经灯烛辉煌，热闹非凡，大清光绪十五年（公元1889年）己丑恩科乡试今日揭榜。自从八月初八日数百名应试士子进了贡院，各门严闭，谓之“入闱”，初九日开始头场，三场下来，考得昏天黑地，八十六个举人名额终于揭晓。昨晚午夜起开始从末尾唱名倒填中举者姓名府县，今晨拂晓鸡鸣方才填完了五经魁首和第一名解元，然后在金榜红纸接缝处和榜末年月上盖了广东巡抚的印信，填榜方算完毕。那报喜条子早已由报房差人陆续飞送往省城内外各州各县，山乡海角：“捷报某府某少爷高中第×名举人！”

一阵阵响入云霄的高升爆仗和百子鞭炮声中，贡院差役擎了四盏莲座巨烛，引导副主考王仁堪蟒袍补褂捧了那份即将哄动全省的乡试大红金榜，一路细乐吹吹打打，出了贡院大门，坐上蓝呢大轿，由一队抚标官兵护送前往布政使（藩司）衙署。此时天色大明，藩台大人也已红顶花翎袍褂整肃地站在衙前恭候，副主考下轿与藩台对揖，将榜文奉与藩台，即命差役张挂在署前高墙之上。霎时墙前人群如潮水般涌了过来，踮脚伸颈，见缝即钻，争看今科乡试金榜，而主考、房师则已纷纷打轿离开贡院，谓之“出闱”，为了庆贺皇上明年二十寿辰而举行的己丑恩科乡试就此收场。

藩衙金榜前面的人群此去彼来，络绎不绝，有人指着那第八名“广州府新会县梁启超”，啧啧赞道：“这个梁启超，字卓如，又号任公，是我的小同乡，可了不起，十二岁就中了秀才，十五六岁进‘学海馆’读书，季课大考，季季都是第一，确实出类拔萃。”

“嘻嘻嘻嘻，这可是个神童！”

“这还不希奇，希奇的是，这个孩子见了主考学政大人，居然大大方方地恳求大人，为他七十岁的祖父撰写寿序，学政大人听了，为孩子的孝心和聪明伶俐所感动，立刻写了一篇很长的寿序，把个新会县都哄动了，何曾见到这样神奇的十二龄童。他今年十七岁就中了举人，进士还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，前途真未可限量哩。”

众人也都纷纷赞叹，有人道：“谁家若是想招梁启超做乘龙快婿，应该赶快找个媒人，否则进京中了状元，京师大老你抢我夺，恐怕皇上也要招他做驸马哩。”

有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别忘了，皇上自己明年才二十岁哩，今年这个恩科就是叨皇上万寿的光啊！”

众人都大笑了，有人道：“梁启超十二为秀才，十七中举人，实在是人中俊杰，幸运得很。白首穷经，到老连个秀才都不曾到手的人也多得很，平常的人不谈，眼前就有一位大有学问的人名唤康有为，今年大概三十二岁了吧，连个秀才也考不上，还是靠祖父的余荫，弄了个荫监生，才能考举人，却连试三次都不中，灰心得很，发誓再不应举了，这一科就不曾应考。”

众人都连声慨叹，说道：“科举使人脱颖而出，但也有人终身埋没，人生有幸有不幸，天悬地殊，这个道理，谁也讲不清。”

且不说看榜的人感慨议论，就是乡试主考官行辕内的两位主考大人也兴奋得很。正主考从二品内阁学士李端棻，字莼园，贵州贵筑（今贵阳）人，同治二年进士，年近花甲，与副主考从四

品翰林院侍读学士福建王仁堪，不但想从乡试中识拔优秀人才，私下里还各有各的打算。李端棻有个堂叔名唤李朝仪，曾经做过顺天府（今北京市）府尹，名重一时，可惜早逝，留下一个小女儿名唤蕙仙，今年二十一岁，不曾出嫁，随她老母住在京中，此番端棻出京，堂婶托他从新科举人中为蕙仙觅一位才学出众的佳婿，以托终身。王仁堪是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，也受了老妻的嘱咐，说是女儿到了择婿的年龄了，此番去广东，取中的举人都是你的门生，若有合适的，不妨就为女儿定下亲，不用和家中商量了。仁堪思量，熬了多年京官，才当了一回副主考，弄几千两银子“棚费”回去买田造屋，固然是好，若是乘此机会为女儿找到一门美满的婚姻，更非金钱所能估量，错过这一回，又不知挨到哪一年了，因此心情和正主考同样的兴奋。他们都细细圈阅过取在前茅的试卷，又查看了这些考生所填写的三代履历，惟有新科第八名新会梁启超使他们印象最深，不但文章胸襟开阔，气势宏伟，超越群伦，是个可造之才，而且年才十七，尚未婚娶，正是最佳的东床人选，但不知相貌仪表有无欠缺，两人都急着想见一见本人，如果谈妥婚事，便请对方为媒，只是彼此放在肚里不曾明说。

端棻和仁堪出闱之后，备轿去督抚和藩臬衙门拜客，接着抚台藩台和臬台回拜，首道首府等纷纷前来拜见，一番忙碌过后，便有新科举子们备了门生帖子和赞敬红包，陆续前来拜谒，接见了三五十人，都无启超。两人纳闷，难道这孩子连谒见座师的规矩都不懂，只怕是白操了心了。正当他们一股热情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，门仆又拿了一份名帖进来，仁堪接过来瞄了一眼，忽然惊喜地叫道：“他，他到底来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梁启超啊！”

仁堪这一叫，无意中泄露了天机，端棻料想他家中也有个待

字的闺女，看中梁启超了，不觉微微一笑，打定主意，落手需快，于是吩咐道：“传梁启超来见！”

两人起身站在厅内等候，只见外面进来一位乡村少年，蓝布长衫，圆口布鞋，广额炯目，鼻梁刚正，嘴唇紧抿，下巴尖尖，整个脸庞棱角分明，威严非凡，乍一见令人惊异，似是一头猛狮静止的形象，非是柔柔美少年；实是锋芒毕露充满勃勃阳刚之气，令人一见难忘的铮铮奇男子。两位主考欢喜非常，都觉得终于觅到了称心如意的佳婿了。谁知这位穷少年为了筹措二两银子的赞敬，竟耽搁了拜谒的时间。

启超叩见了两位主考，命座之后，端菜笑咪咪地夸奖启超的文章写得好，问了家中尚有何人，又问定亲了没有。启超说是年幼家贫，尚未定亲。仁堪在旁听了，忽觉端菜似有招婿之意，心中着急，咳了一声嗽，便想插上来和启超谈论亲事，那端菜眼明口快，赶紧说道：“贤弟既未定亲，愚兄家有堂妹，是当年顺天府尹朝仪公的幼女，现年二十一岁，因为择婿较严，尚在待字，知书达礼，贤淑非凡，亲友之中无不赞誉，欲为贤弟作伐，以结良缘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仁堪听了猛可地一惊，懊恼自己慢了一步，好好一门亲事被李学士抢了过去，两人相视，不觉苦笑。

启超不想眼前这位尊严的主考大人要招他为妹婿，虽然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桩喜缘，想了一想，却不敢接受。因为家境清寒，一家十余口，仅可温饱，而且家无余屋，若是婚娶，休说备办不起聘礼，连个新房都没有，如何成亲。只得实说道：“不瞒老师，门生家境寒微，只有祖遗薄田数亩，勉强维持一家生计，而且是由家父一边教书一边耕种，如此拮据，怎敢仰攀高门，贻误小姐终身。有负老师厚爱，还望恕罪。”

端菜道：“贤弟休要推辞，吾为舍妹择婿，但问人品优劣，不

计家财高低。我看足下才气横溢，前程无量，终不是久困穷乡僻壤的人，婚后三五年内，由愚兄稍予接济，生活可以无忧，三五年后，事业蒸蒸日上，更无须担心生计了。”

启超见推却不得，又觉李家小姐名门闺秀，千里良缘，不可错过，于是离座躬身长揖道：“谨遵师命，有烦老师费神，不过婚姻大事，尚须禀过父祖，方能最后定夺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端菜笑道，“愚兄尚须在省城耽搁几日，你回去和令尊大人说，切莫再以家境清寒推辞，我家是决不计较这个的。我请王大人为媒，先将女方庚帖让你带了回去，你回去禀过堂上，将你的庚帖带回来。明年春间乘会试之便，来京会亲，让李老太太见个面，这桩婚事就可定下来了。”

启超当天携了蕙仙小姐的大红庚帖，赶紧往家里跑。他的家乡在省城西南新会县城南边，西江口外大海中的一座小岛上。江口共有七岛，当中的一岛名唤“熊子岛”（熊读作“奶”），岛上有五个村子，统称熊子乡，以茶坑村最大，启超一家就住在茶坑村。熊子岛南面，距离南宋丞相陆秀夫负了亡国之君帝昺投海殉国的崖山，只有七里多路，岛中有山名熊子山，所以附近这片海域当时俗称熊海，山上有一座凌云塔。茶坑村背山面海，土地贫瘠，岛民除了务农之外，也有不少人家捕鱼为生。奔放不驯无边无涯的茫茫大海和滔天白浪，陶冶了乡民粗犷豪放的性格和宽广的胸怀，加以南国沿海得风气之先的优越地位，造就了一代伟人梁启超，造就了他那杆如椽之笔，造就了如海潮奔腾势不可当的宏文巨篇。

这几天，村中梁氏亲族都在日夜盼望乡试发榜的消息，海岛交通不便，无人传递消息。启超父亲名宝瑛，字莲涧，科场不得意，不曾进学做生员，只在家中种那几亩薄田，兼在自办的学馆中教授学童度日，实实在在是个耕读之家。此时斜阳西下，无心授课，早早地将学生们放了，到地头看看稻子长势，又和继室于

氏在屋边几分菜田里插了一会菜秧，担水浇灌，时不时遮手眺望村外小径上有没有人踪，却半日不见人影。祖父名维清，号镜泉，也捧了水烟袋过来，看看西下的日头，喃喃地说道：“超儿一定会中的，昨夜我在梦中看到乡试发榜，榜上有超儿的名字，不会错，再等等吧。也许超儿有事在省城里耽搁了，那报喜人不是专送我家，一路上兼送好几家，定是绕了弯路，今天不来，明天定会来的。”

宝瑛道：“是啊，超儿本来约好中了举就赶回来的。”

十四岁的次子启勋从书塾里散学过来，到底少年眼尖，忽然叫道：“睇！那边有两个人过来了，一个是大哥，还有一个大概是报房的人吧，哈哈，这里路远，报子和举人老爷一块儿到家了！”

众人再看，果然是启超狂喜地大呼着奔了过来：“阿爷，阿爸！中了，我中了！”只见身后那个报差抢先一步到了老太爷跟前，展开捷报条子，扑通一跪叩喜道：“合府大喜，贵府大少爷高中第八名举人！”

镜泉公喜极下泪，想想自己读了一辈子的书，总想博取功名，光耀门第，却只熬到一名秀才，起初寄希望于三个儿子，谁知更不如他，连个秀才也不是，只好寄希望于孙儿辈。当他活到七十五岁的时候，才见到三房长孙启超中举，怎不教他欢喜感伤！他不禁涕泪滂沱，又哭又笑，隔了好一会，才擦擦眼泪，命家人赶快给报差打发赏钱，用好酒好肉款待。启勋接过报条、急忙张贴到大门旁斑剥陈旧的砖墙上去。整个村子的亲友乡邻都拥了出来，围住新科举人又笑又闹，欢呼祝贺，问长问短，忙乱了好一会，才由家人陪他到祖父堂屋中，向祖父和父亲磕头叩谢养育教诲之恩。亲长们都满心欢喜，笑得合不拢嘴了。他们详细询问了乡试入闱和发榜经过，当听到主考大人欲招启超为妹婿时，宝瑛慌忙摇手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我家虽穷，却是有骨气的人家。低不攀高，贫不婚贵。门不当，户不对，这桩婚事要不得，快快替我去回绝

了。”

启超不敢和父亲顶嘴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儿子当时也曾这样向座师说过，谢却他的厚爱，可是老师说只重人品不重财，李家小姐贤慧能耐劳苦，劝我家不必顾虑。”

宝瑛依然坚持道：“贫富悬殊的婚姻，决无好结果。纵然女方不计较贫富，可是我家连个新房都没有，怎么成亲？岂非笑话！”

梁母赵太夫人已在前年因生养第四个儿子启业的时候，难产而去世，继母于氏虽然不便插嘴大少爷的婚事，心中却也犯愁，穷人家娶了个大户人家的媳妇来，她这个婆婆拿什么来服侍她？何况自己仅比媳妇大两岁，将来能相处得好吗？

老太爷呼噜噜吸着水烟，默默地听着他们父子的谈话，心中却在反复地琢磨盘算，这时放下水烟袋，拍拍灰布长袍，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他带领众人来到大儿子一房的砖屋后面，沿着菜园边上小路走了几步，便是一大间敞亮的书房，门柱牢固，油漆尚新。是镜泉公做了几十年县学教谕，积攒了些银子，退隐回家，买了十几亩地，分给三房儿子，又造了这间书房，供孙儿辈读书之用。后来经村中亲邻们的央求，兼收他人子弟，办了书塾，由三子宝瑛教授。这时学馆已散，屋内空空地只放着一些桌椅，乡间窗格多用纸糊，惟有这间书房镶嵌的是特意从省城买来的玻璃，显得屋内格外明亮。老人家盼望后辈读书求功名的苦心，可谓无微不至。老人引儿孙们进屋，将室内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这间屋子够阔气了吧？就给超儿做新房还不行吗？”

宝瑛愕然道：“阿爸，您赞成这门亲事？可这门户不当，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啊！”

镜泉公大声呵斥道：“什么门户不当！别把人看低了！穷人家的子弟只能穷一辈子吗？你读过史书，古往今来大人物出身贫寒

的多得很，我家超儿十七岁就中了举，将来前程无限，不然怎么主考官会选中了他？人家二品大员陌陌生生都看出超儿有出息，你这个做老子的却见不到这一点，真够蠢了！哼，今天新媳妇是三品顺天尹府上的千金小姐，超儿是个穷举人，可将相本无种，只在自己努力，过不久超儿中了进士，做了大官，名震天下，倒过来便是超儿的门第高了。哈哈，六十年风水轮流转，我虽然看不到了，却断得定超儿将来一定有出息，昌大家门。别三心两意，听我的，这门亲事就烦主考大人作媒吧！”

宝瑛不敢再顶了，啜嚅着道：“是，老太爷别生气，儿子遵命就是了。”

启超热泪进涌，不禁跪到祖父足前，抱住老人的双腿，呜咽道：“阿爷，孙儿从小受您老人家和阿爸的教诲，方有今日，一定更加奋发上进，决不辜负您的期望！”

第二章 李蕙仙慧眼识英才

启超考中举人之后，依然回到省城学海馆，在教师石星巢先生指导下，苦读群书，作好明年进京会试的准备。他在十二岁考取秀才之后，就来到广州官办书院读书，十五岁转入学海馆。这个学海馆是省城五大书院之首，嘉庆年间由当时两广总督阮元创办。这里教师们治学谨严，没有死啃八股文章的腐儒习气，主要讲授词章训诂和历朝典章制度，深为启超所爱好，学问大有长进。学馆按照学生月考成绩等第，发给“膏火”银子。启超成绩最优，每月可得五两左右，因此可以安心读书，生活无忧。

第二年是光绪十六年恩科会试之期。大海春潮澎湃，岛上山花怒放。镜泉公命宝璜陪启超进京，一则参加会试，二则至李府会亲。启超向藩台衙门领取了给礼部的举人应试证明咨文，和入京盘费白银二十两，于二月初搭乘英商太古公司洋轮至上海，换乘招商局海轮经大沽口入天津，再改乘马车于二月底抵京，即在宣武门外永先寺西街的广东新会同乡会馆住了下来。次日，宝璜留在馆中，启超换了一身簇新的蓝呢夹袍和玄缎马褂，先去礼部投递文书，填写三代履历，然后前往东城椿树胡同李学士府第投了门生帖子。门仆知是未来的新姑少爷来了，慌忙打干请安道：“少爷请在屋里坐一会，我这就去禀报。”

少刻，门仆奔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少爷快请，我家老爷在厅上等着。”

启超被引往客厅，端菜早已笑吟吟地等在滴水檐下，大声道：“卓如，我正在盼你来哩，是乘火轮船来的吧？”

启超赶上一步，躬身道：“老师安好！这一路是乘海轮到天津来的，究竟新学昌明，比了陆路跋涉又省时又安全。”

端菜携启超入厅坐了，问去礼部投过书状了没有？启超说投过了；又问下榻在何处，是新会会馆吧，如果不便就住到舍间来，彼此早晚可以晤谈。启超谢却了。端菜笑道：“去岁愚兄回京，将贤弟情况禀明了家婢，庚帖也合算过了，但等贤弟来京见过面，就可以定下来了。”

启超道：“惭愧得很，学生这半年来为此事思虑甚重，实在是家境不裕，仰攀高门，不以为荣，反觉惶恐之至。还望老师收回前命，以免为小姐终身之累，也可还我自由自在之身。”

端菜大笑道：“贤弟有此想法，可见风骨傲然，正是中国士大夫最可宝贵的铮铮气节，非一般贪慕富贵之徒可比，更令愚兄赞佩。可是也不必把门户高低看得太严重了。家叔也是寒素起家，自幼苦读，才在道光二年中了进士，初时平平常常，做了多年县令；因为一心为民，又不爱财，政绩斐然，才升了知府。在平捻作战中，舍生忘死，历有战功，迁升了永定河道，舍妹蕙仙就诞生在道台衙门中。家叔做了八年河道，因为治水有功，先迁山东盐运使，再擢升京师顺天府尹，不幸在光绪七年早早去世了。现在几个堂弟都早已进入仕途，有的在京做官，有的去外省做地方官，其实都是苦出身的。你只当舍妹是个普通人家的小姐，能够吃得苦耐得劳，上事翁姑，下抚子女，敦睦家族的好媳妇就是了，何必过虑！贤弟年纪还轻，以你的天资，只需好好读书，博个进士出身，入仕做官都不难，将来为舍妹讨得一个三品夫人的封诰，就不枉愚兄今日的期望了。”

启超苦笑道：“会试不比乡试，天下精英，尽萃于首都，门生虽然心高胆大，也不一定就能首战告捷吧。”

“这个当然。”端菜笑道，“十八岁的进士究竟历科少见，你此

番中了固然皆大欢喜，不中也无所谓，历练历练，磨刀三年，再来一试！”

正说着，一名男仆进厅来，在主人耳边轻轻说了两句，端菜点了点头，起身道：“卓如，我带你去见家婶，她们已在等你了。”

启超也赶紧站起身来，跟端菜出了客厅后门，循回廊曲曲折折从一座月洞门进入西边另一座宅院。这便是已故顺天尹李朝仪遗属的宅第，由老夫人带了大排行十四、十五两房儿孙和幼女蕙仙住着。启超听说“她们”在等着，便知是蕙仙小姐也将和他相见，不觉怦然心动。兀地里仿佛眼前娘娘娜娜娉娉婷婷出现了一位窈窕淑女，向他含羞微笑。呀！也许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也许是终身孽缘今日定，也许是不过镜花水月转瞬成泡影，那心灵儿忐忐忑忑，那脚步儿迟迟疑疑，傍花窗，越长廊，绕前厅，入中门，恨不能一步儿就和小姐见上面！

蕙仙小姐今年二十二岁了，在当时早婚成俗的社会中算是大姑娘了。因为自幼受家庭的熏陶，不仅熟读古书，善于吟诗弄文，品箫抚琴，有才女的美誉，而且性情独特，温柔豪放兼而有之，因此择婿的眼界甚高。有媒妁上门，不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，都需蕙仙亲自过目，这些年来却没有一个看得中的，因此把青春耽搁了。去年堂兄四哥端菜主持广东乡试回京，喜冲冲地来见婶母，说是看中了十七岁的新科举人梁启超，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，已经代为作主交换了庚帖，明年来京师会亲。只是家境较差，住在南海一座孤岛上，耕读为生，恐怕妹子初嫁过去时须得耐些劳苦。婶母正为女儿婚事着急，喜道：“男方穷些不妨，只要人品好。”

老夫人进内院告诉了女儿，蕙仙噙了嘴道：“还不曾和女儿商量过，怎么就让人家冒冒失失地来会亲了。”

老夫人取出一叠文稿，说道：“这是四哥从广州带回来的梁家少爷的文章，他的眼光还会错？你仔细看了再说吧。”